

## 兩年宜蘭鄉野生活與進修

---

耳科主治醫師褚嘉慧

96 年六月份住院醫師訓練完成後，按照退輔會公費生分發服務的規定，選擇到宜蘭下鄉。記得第一次自己到宜蘭，就像小學生參加校外教學似的有些興奮，在寬敞舒適的自強號上一邊很幼稚地吃零嘴、一邊悠哉地欣賞沿途風光明媚；火車一個半小時抵達宜蘭火車站，轉搭引擎聲音至少 80 分貝的老爺國光號客運進入位於內城村的員山榮民醫院。

將高樓大廈和壅塞交通視為理所當然的台北人如我，對宜蘭縣省道上車輛稀稀落落、和最高不超過三四層樓的建築物很不適應，覺得一眼望去就可以看到很遠很遠的青翠山景，好像是件很過分容易、太不可思議的事情。烙印在腦海中最深刻的畫面，是省道沿途可見，在風中輕輕搖曳的行道樹「阿勃勒」！原來每年五到七月剛好是阿勃勒盛開的季節，正值花期，滿

樹都是一串串鮮黃色的花朵，尤其是在艷陽高照的近午時分，那略微低垂的姿勢像黃澄澄風鈴一般，映照著陽光不停閃爍，有股說不出的浪漫氣氛。頭一回看到這樣的景緻簡直不敢相信，心想這佇立馬路邊，完全不起眼的行道樹如此讓人驚艷！

完成報到手續住在醫院宿舍的第一晚，聽到窗外青蛙呱呱的叫聲此起彼落有些興奮，豎起耳朵仔細傾聽至少可以分辨出有四五種不同的蛙鳴，這音響雖然不若田園交響曲那般好聽，但很有鄉村風味，也才發現原來自己住的宿舍基本上就跟農舍差不多，四周圍都是田，田裡都是青蛙！當夜更深一點的時候，才深刻體會到什麼叫做萬籟俱寂……因為我竟然聽到自己兩隻耳朵發出好大好大的耳鳴聲，這高頻的「ㄍ一」聲在超級安靜的夜裡顯得格外清晰。

下鄉服務期間，工作不再像醫學中心那般忙碌，因此有機會空出一些時間唸書；很幸運地「矇」上研究所後，重新開始久違了的學生生活。原本一廂情願地認為「社會人士」念碩士班應該很容易，只要定期繳

學費、上課時間補眠、醒來的時候和老師同學討論兼聊天、在教授規定期限內乖乖交報告就可以畢業的。沒想到事情完全不如我想像，碩一就遇上大學時代最令人痛恨的統計，上課如同鴨聽雷，經常得去圖書館借書、花好多工夫自己摸索、熬夜準備報告和考試。這彷彿就是老天爺對於我從小到大從未乖乖念生物統計的懲罰，簡直痛苦極了！那段時間常常自怨自艾，埋怨自己為何輕鬆的日子不過，埋怨媽媽沒把我生聰明一點，哪根筋不對跑來唸這個！

撐過為期半年「只要看到老師就想休學」的日子之後情況逐漸好轉，或許是接續下來的課程比較容易打混摸魚，也或許是和同學比較熟稔，靠著相互打氣和交換經驗，一起經歷了無數次報告與考試；我也逐漸習慣台北念書、宜蘭工作這樣往返兩地的生活，日子過得不會太忙、不會太涼；偶爾還能偷閒和好姐妹喝下午茶(就像退休一樣吧……我想)，很愉快很滿足。同時因為上學的關係結識許多退輔會醫院體系以外的好朋友，對於外面的世界多了些了解。到了二年級下半準備要畢業的時節，每天面對電腦超過 15 個小時寫

論文、準備口試、被老師不停地退貨、到處找答案、睡覺時腦袋裡還有 p value、95%信賴區間的畫面……和同學一起煎熬過這段時光，不知不覺中培養了革命情感，如今回憶起來還真是又苦又甜呢！

兩年前下鄉的時候和服務期滿要離開的六月，剛巧都是阿勃勒綻放的時節，這滿樹燦爛的鮮黃，就好像是默默地見證著我在宜蘭這兩年的鄉野生活。後來發現，原來在台北街頭偶爾也可以瞧見阿勃勒佇立馬路兩旁，只是也許喧囂環境蒙蔽了耳朵和眼睛，便沒法兒安靜下來欣賞那簡單平實的美。

附註：「阿勃勒」學名 *Cassia fistula* L.，*Cassia* 是屬名，源自希伯來文 *quetsi' oth*，是肉桂、或芳香之意。*Fistula* 是種名，是細管的意思，可能是它長管狀的果實。L. 是 *Linnaeus* 的簡寫。原產於印度，於 1645 年由荷蘭人引進台灣